

校園看戲

著名崑曲表演藝術家張繼青，被白先勇譽為「青衣祭酒」。她的拿手戲「三夢」——《驚夢》、《尋夢》、《痴夢》，可謂冠絕藝林。其中《痴夢》一齣，源自清傳奇《爛柯山》，說是漢代朱買臣妻崔氏嫌夫貧改嫁，後朱買臣高中得官，崔氏聞訊追悔，夢見買臣差人送來鳳冠霞帔，正自歡欣，醒來卻是黃粱一夢，最終瘋痴投水自盡。白先勇對張繼青的《痴夢》讚不絕口，認為她「能把一個反派角色演得最後讓人感到其情可憫、其境可悲」。

這次有機會在南京大學校園觀賞福建省梨園戲實驗劇團演出的《朱買臣》，發現不但戲中的崔氏變成了趙小娘，而且一改《爛柯山》中崔氏的悲劇結局，讓朱買臣、趙小娘這對曾經的夫妻來了個「謝花重開，缺月再圓」，而朱買臣在京另娶的尚書小姐，其母倪夫人也大度地「疼子連女婿，連趙小娘也愛」——原本的一齣悲劇，在這裏卻成了喜劇。

其實「朱買臣」的「故事」，原本就有許多版本，《漢書·朱買臣傳》中，崔氏改嫁後仍對前夫施以援手，而朱買臣當官後亦對崔氏及其後夫不薄；到

了元雜劇《朱太守風雪漁樵記》，朱買臣夫婦已然「破鏡重圓」，結局歡喜。如今這個喜劇化的福建梨園戲《朱買臣》，顯然承襲了元雜劇的「傳統」。

不過，看到其中的「逼寫」一折，趙小娘對朱買臣的絕情以及迫切的「出走」衝動，還是令人覺得她到底是個嫌貧愛富、心狠手辣的女人。雖然後來趙小娘將這一切都歸為妯娌的挑唆，但「外因」終究是要通過「內因」起作用的。有論者將趙小娘的所作所為歸為「年輕人的無知與莽撞」，顯然對人性的認識有些清淺了。

得知朱買臣衣錦還鄉，趙小娘雖有短暫的悲戚和後悔，卻更有堅韌的「回歸」意志和行動，為此她不惜哀求張公，在買臣面前腆顏作態，最後雖然與朱買臣「重歸於好」，卻可以借用當年張愛玲繼母無中生有罵張愛玲母親的話：「可惜遲了一步，回來只好做姨太太！」

人生「故事」到底是悲劇還是喜劇，端看識者的眼光，而將悲劇化為喜劇，也許是更深重的悲劇。



手巾忬

明朝陸容的筆記《菽園雜記》，卷十二講到了兄弟共娶的奇特風俗。溫州樂清縣近海有個村，叫三山黃渡。那裏的村民，多是兄弟共娶一妻。沒有兄弟的家庭，女方反而不樂意嫁，恐怕一個人養不活全家。

結婚成家後，到了晚上，兄弟各以手巾做記號，兄先懸巾，則弟不敢入；弟先懸巾，則兄不入。所以，這個地方，又叫做手巾忬。

成化年間，台州府設太平縣，手巾忬就歸這個縣管理了。陸容當初聽說有這樣的風俗，還不相信，後來他有機會，實地考察，果然如此。

弘治四年，向朝廷建議，請求禁止這個風俗。皇上批准了建議，有關部門於是張榜禁止，後有犯禁者，都按姦兄弟之妻的罪論處。

島上是個相對封閉的社會，自給自足，婚姻也基本如此。在一個重男輕女的社會，一定是男多女少，女嬰甚至生命不保。一女二夫，問題迎刃而解。需求平衡。

日分單雙，月有大小，兩兄弟基本上可以平衡。平衡的不僅是性生活，也

是各自空間的保障。

妻子是領導者，這使得女性的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。即便是兩兄弟，也有同業競爭，都是妻子，但只有比平時更加取悅妻子，才會得到妻子的賞識。要想得到，只有更多地付出。但也帶來了難題。主要是孩子的歸屬問題，在沒有DNA技術的條件下，要想分清哪個是孩子的爹，還是有些困難，不能光憑相貌。

在官員兼作家的陸容看來，他首先是從孩子身上看到了倫理，嚴重不符合中國傳統的夫妻規定。幸運的是，這種習俗，已經隨着時間推移，消失不見。

手巾忬必須取締。手巾忬，一幅獨特的民俗生活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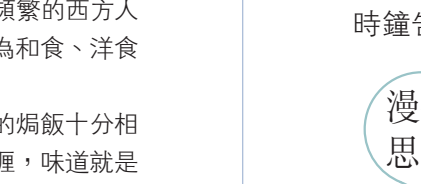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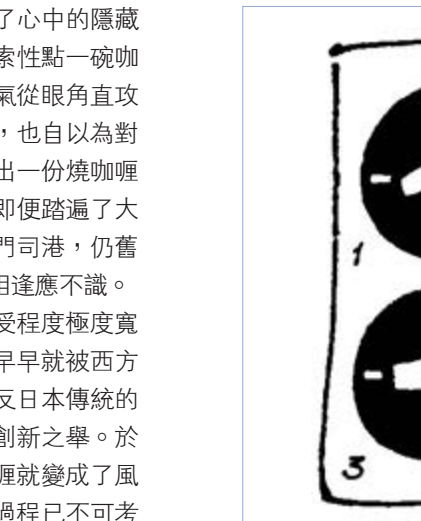


門司港燒咖喱

天氣日漸寒冷，咖喱便成了心中的隱藏菜單，每當不知道吃什麼，就索性點一碗咖喱飯或咖喱麵，讓熱騰騰的香氣從眼角直攻入腸胃。我們對咖喱並不陌生，也自以為對它的做法爛熟於心，但如果端出一份燒咖喱，恐怕許多人就會瞪大了眼。即便踏遍了大半個日本，倘若沒有來過九州門司港，仍舊會同這份美食擦肩而過，縱使相逢應不識。

在九州，人們對咖喱的接受程度極度寬容，特別是作為港口的門司，早早就被西方文化浸染，在烹飪方式上也一反日本傳統的匠人「極致」風格，倒有很多創新之舉。於是從一九五〇年代開始，燒咖喱就變成了風靡一時的熱門菜餚。雖然誕生過程已不可考，但人們普遍認為是出入港口頻繁的西方人讓這味道扎根於此，也讓門司港至今都成為和食、洋食珠聯璧合的城市。

所謂烤咖喱指的是「焗烤」，跟本港的焗飯十分相似。然而當底部普普通通的菜餚變成了咖喱，味道就是另一番景象了。日式咖喱雖然相比印度咖喱要柔和許多，但也會有辛辣、甘口之別，前者吃起來過癮卻相當柴驚不馴，後者雖然易於掌控，但畢竟太過平淡。本來是兩難不可兼得的命題，隨着烤咖喱的出現竟然都輕鬆化解！在香噴噴的白米飯上碼上肉類或海鮮等食材，然後澆上濃郁的咖喱汁，這時店家已不用顧忌你味蕾的承受能力，反而會選用一些多元、衝突感強的辛料。然後不聲不響請出兩大法寶：一顆生雞蛋和一層厚厚的起司，再把焗盤放入烤箱。待成品出爐，一陣陣白煙伴着清脆的滋滋聲響，食客們迫不及待地挖上一勺，香濃的起司配着絲滑蛋液，最後才徐徐湧出咖喱和食材的飽滿醇香。一層層極具城府的攻佔，何止是視覺、嗅覺、聽覺統統都被俘虜，簡直連整個人都甘願對這美味投降。



不只快時尚要為時裝尋找新的方向，其實名牌服飾一樣要出奇謀，GUCCI一向保持其多元化的理念，相對其他牌子，是比較更能把旗下產品推銷到更廣層面。

就像最近在港首推的 GUCCI PIN，除了香港，亦將會推出到日本、韓國和法國等地。在此期間限定店推出的商品，就是為了要趕上瞬息萬變和消費者不斷追求創新的要求。今次在港限定店看見一系列以花卉圖案為主的產品，手袋除原有商標外，彩色花朵的拉鏈皮飾，設計得十分精美，此外小型的有化妝袋和銀包，甚至有

君子之交

莊子曰：「君子之交淡若水，小人之交甘若醴。」活了大半生，才發現人生不同階段，很多形影不離的玩伴、同學、同事，經過歲月的淘汰，已所剩無幾。這些僅餘的滄海遺珠，平日各有各忙，一年只見兩三次，但見面時總是滔滔不絕，沒有任何隔膜。

回想起來，求學期間的一些所謂親密同學，可能並非因為性格相投，只是因為一些偶然因素，如恰好被安排坐在旁邊，或恰好住在附近，因此上學、放學就自然聚在一起。出來工作更是如此，可能只是因為吃飯而成為「飯腳」，或者因為工作需要，而要經常保持溝通，久而久之就熟絡了。

隨着年紀漸長，升學選擇不同，昔日

近日迷上了一個遊戲，叫「狼人殺」。但不是迷上玩遊戲，而是迷上看人玩遊戲，網上很多相關的視頻，原來已經流行了幾年，某程度我總是走在潮流的末端。

遊戲是這樣的：數人一局，玩家會被發一張身份牌，分別為平民、神和狼。平民與神是好人，狼是壞人。天黑的時候，狼可以指定殺一人；某些神亦可以用他的功能分別做查驗其中一個人的身份、救人、殺人，等等。白天的時候，各人輪流發言，平民和神要找出哪些人是狼；狼亦要利用發言掩飾自己的身份，以及找出誰是人誰是神。每局發言完畢，玩家都要投票決定誰人離開。所有狼被殺，好人贏；神或平民其中一方全部被殺，壞人贏。

我記得在一些朋友聚會中被迫玩過一

朝夕相對的同窗，不期然疏遠了。正如，工作關係上的朋友，也會隨着工作關係的轉變，而減少了聯絡。

兒子剛升上中學，幼稚園、小學的畢業紀念冊內，經常有一句，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一定要保持聯絡。」但事實上，小學共處六年的三個好朋友，只是半年光景，由於生活圈子變了，各自有了新朋友，已很少主動聯絡了。

筆者人到中年，屈指一數，可以無所不談的知交，也只是兩三個而已。有一個友人，已移民澳洲十多年，平時少聯絡，也不經常回港，大家的生活方式已截然不同，加上地域的限制，但每次聚首幾小時，依然仿如往昔。對於人生中各種不如意事，毫不諱言，儘管談的都是生活瑣事，

次，主事人說「很好玩」，我卻找不到玩的竅門，覺得毫無趣味。但看人家玩，玩完還會討論，於是漸漸發現是一個充滿智慧的遊戲。每一個角色都會有一個視角：平民的視角是最無知，只能憑各人口中的資訊推測資料；神會因為晚上發動的功能而比其他他人知道多一點資料，憑這資訊，他們好好合作就可以帶領其他好人獲勝。狼至少會知道誰是好人誰是壞人，但分辨不出誰是神誰是平民。視角不一樣，做出的分析也會不一樣，但同時他們又要掩藏自己的角色，神不能在發揮功能之前讓狼確定身份，狼更不可能讓其他人知道他的位置，如何在自保的情況下帶領自己陣營的人勝出，是智慧之間的考驗。

有趣的是，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思維模

《會社人間》

不少觀眾熱愛劇場藝術，什麼類型的演出亦愛觀賞。不過，有些觀眾會問歌劇和音樂劇有什麼分別？西九文化區籌備戲曲中心之時，甚至有人提出戲曲的英文名稱應否譯成Chinese Opera「中文歌劇」。直到名伶阮兆輝指出戲曲有其獨特性，與西方歌劇不應混為一談，最終戲曲中心的英文才直譯成Xiqu Centre。

從藝術分類而言，歌劇是西方音樂領域自十六世紀開始轉化的戲劇形式，透過音樂的旋律及歌詞內容來表達故事、人物和情節。歌劇的表演者以歌唱傳達感情，聲樂技巧尤其重要。音樂劇則是現代美國和歐洲的產品，除以歌曲表達故事內容，亦必有大量群舞，以營造躍動的視覺效果

和澎湃的演出節奏。表演者必須能歌擅舞，並具備抑揚頓挫的演說台词技巧。

前陣子，我在上環文娛中心劇院觀賞了香港音樂劇藝術學院製作的《會社人間》，就是一齣典型的歐美音樂劇表演模式。

故事講述一位年輕人加入一間大型商業機構擔任初級人員，眼見機構內的資深人員分黨結派，將日常工作視為辦公室政治遊戲。機構內存着不少人事鬥爭，年輕人本想獨善其身，但最終也無奈地成為鬥爭的一員。全劇嬉笑怒罵，諷刺性強，能讓「白領」階層的觀眾感同身受。

我對《會》劇的表演形式更感興趣。舞台上除了幾層不同高度的平台，以及由頂端降下的光管燈飾，便沒有任何其他布景。全

也不覺厭煩。沒有利益膠轕，沒有爭競之心，也許這就是「君子之交淡若水」的真諦吧。

年輕時高談闊論，話題總離不開幹一番事業，隨着年紀增長，知心朋友的定義變成是一個可以放下面具，閒話家常的人了。

英國博物學之父約翰雷幽默地表示：「朋友越老越好，美酒越老越香。」正如陳酒一樣，雜質隨着歲月漸減減少，到最後就變成佳釀。朋友也如此，去除了身份、利益，剩下的才是友誼。



式，又在不斷的對戰中修正和進步，所以即使遇到相同的情況，都會有不同的應對，沒有一個標準答案，遊戲才好玩。什麼？想找我玩？對不起，我還是喜歡做觀眾。看着一班有爭勝心的人扭盡六壬，然後勝的狂喜，敗的狂悲，然後很快又投入另一場比賽。有輸有贏，悲喜也是在剎那間，長遠而言大家都是贏家，這是遊戲的真諦，也是人生的真諦——只要明白勝負只是勝負，才不會輸掉人生。

可惜大部分人明白的時候已經輸無可輸。



劇十一位演員，每人都有固定角色身份，但同時在不同場面以群眾的姿態，一同載歌載舞。劇本的故事性強，人物性格轉變幅度較大，故此演員以歌唱及台词平均地表述劇情，令故事能夠流暢而行。

雖然故事的發展也在觀眾意料之內，但是每位演員的歌唱技巧甚佳，因此歌曲悅耳動聽。即使舞蹈場面的技巧並不太高，但勝在整齊合拍，簡潔而具節奏，讓觀眾看得賞心悅目。香港劇場能有如此演出水平的隊伍，將來自能製作更具水準的音樂劇。



女性之美

上世紀八十年代，我在曼谷生活期間，曾於華文報章讀到一篇文章，題為「醜陋的香港女人」，作者能用華文寫稿，大約是華僑。文章大意是說，他常去香港，留意到那裏的女人不是矮胖就是矮瘦，身段不玲瓏，皮膚不細白，五官不嬌俏，笑容不迷人，說話死板板，溫柔說不上，沒有泰國女性美麗……我當時想這作者是在胡詔吧？我在香港的姨媽、大嫂、弟媳全是不胖不瘦的女性，表妹雖略胖略矮些，但她第一次到北京玩耍時，滿頭鬚髮，活潑可愛，早上喝加奶紅茶，晚上必洗暖水澡才肯就寢，少女風情或許比當時的北京妞兒有趣多了，也不比眼前這滿大街的泰國女人差呀？

至今，我這個外省女人在香港已生活了三十多年，也走過不少國家，見識過許多種族的女性，比較後產生不少看法。曼谷那位

作者或是未能真正了解香港女性，僅是在表面層次一概而論。要說高挑，大批粵籍女性並不太高，但泰國女性也非一百分，要說皮膚五官及溫柔，絕不會比泰國女人差。事實上，香港女性是多元化的，東西南北混血，高矮胖瘦多姿。

從個性看女人，美有千萬種，從共性看女人，必是美人有所醜嫵母有所美，各花入各眼皆可稱為美。因此，男性作者評論女性之美須持開放尺度。



名牌服飾各有不同

立斷、推陳出新也是成功的因素，好像 MOSCHINO，就有俏皮的卡通人物造型，曾深受女生們喜愛的彩虹小馬寶莉毛衫，還有小熊包包的出現，將泰迪熊作為設計元素，無論是T恤、衛生衣、衫裙，還有大小手袋等，把小熊變成一系列服飾的主題，立刻成了一眾時尚達人的超級百搭物，泰迪熊將小女孩的可愛結合成熟女士的優雅，幻化成時尚魅力。

看到熊仔，就不能不說 POLO，也很喜愛他們的小熊標誌，亦欣賞品牌始終保持風格，雖然有人會覺得是一成不變，但不同品牌應各有不同的時裝世界，POLO 最近與其他品牌合作推出滑板熊針織衫，充滿動感又可愛，本月起開始在各地發售。

